清代紫禁城景阳宫及咸福宫后殿区的满文匾额

张 杰
(故宫博物院 古建部,北京 100009)

摘要:顺治元年(1644 年)清军入关后,将部分匾额上的文字改为满蒙汉三体合璧。如今,紫禁城东、西六宫匾额虽多为满汉合璧匾额,但景阳宫、咸福宫后殿区四幅匾额所使用的满文名却为意译满文,与东、西六宫其它宫殿匾额名使用音译满文有很大差别。

关键词:宫殿建筑;匾额;满文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873(2016)02-0048-06

东西六宫位于紫禁城内廷,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 年),分别以东、西二长街为轴线,两侧从南至北各分列三宫。景阳宫位于东六宫东北隅,咸福宫位于西六宫西北隅。景阳宫与咸福宫建筑形式相仿,分居紫禁城中轴线两侧,其宫内格局基本一致,皆可分为前后两进院落,第一进院落,即前殿区,宫门、前殿、前殿东配殿、前殿西配殿;第二进院落,即后殿区,后殿、后殿东配殿、后殿西配殿和井亭。[1]

清朝入关后,将满族文化逐渐融进紫禁城内建筑,悬挂于宫殿外檐的满文匾额即是突出体现。清初,部分匾额上文字为满蒙汉三体合璧,[2] 紫禁城内慈宁宫一区四幅匾额(慈宁门、慈宁宫、徽音左门、徽音右门)即为此形制。顺治十三年(1656 年),皇帝下令去除大部分匾额上的蒙古文,只留下满、汉文。[3] 1915 年,袁世凯为博得民众支持,下令去除紫禁城匾额上的满文。按照《清室优待条件》规定,溥仪小朝廷仍居于乾清门以北后寝区,故未将此区域匾额上的满文摘除,仅于 1915 年 11 月 2 日摘除了紫禁城前朝区域匾额上的满文,进而形成了今日紫禁城满文匾额的分布情况。

东六宫区现存满汉合璧匾额 29 幅,西六宫现存 27 幅,多数匾额名采用音译满文,而景阳宫与咸福宫后殿区的四幅匾额名却使用意译满文。长期以来,学界虽对紫禁城内建筑的满文匾额产生过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但对于东、西六宫后殿区匾额的特殊之处,并未做过更深入的阐释。本文利用《钦定大清会典》《清实录》《奏销档》等资料,并结合紫禁城东、西六宫建筑布局及使用功能,考证景阳宫及咸福宫后殿区悬挂匾额缘由及匾额满文特点,以作阐释。

一、紫禁城内景阳宫及咸福宫的特殊建筑形式与功能

景阳宫后殿区共悬挂三块满文匾额,御书房匾额满文为 han i bithei boo“皇帝的书房”;静观斋匾额满文为 cibsen i tuwara jai“肃静观看之斋”;古鉴斋匾额满文为 julge be bulekušere jai“鉴赏古物之

收稿日期:2016-08-20
作者简介:张杰(1982-),女,汉族,馆员,主要从事紫禁城建筑历史研究。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斋”；咸福宫后殿区悬挂一块“同道堂”匾额，满文作 doro banjinara tang“理政之堂”。御书房与同道堂匾额钤有“咸丰御笔之宝”方印，静观斋、古鉴斋钤有“咸丰御笔”玺印。建筑匾额名称采用意译满文，与其建筑功能密不可分，同时，建筑功能又与宫殿所在方位紧密相关。

景阳宫、咸福宫的整体布局，虽与东西六宫内其他十个区域基本相同，为前后两进院落，但景阳宫、咸福宫区内建筑等级明显高于其他区域。其他区域的正殿皆为五开间黄琉璃瓦歇山顶，而景阳宫、咸福宫为三开间黄琉璃瓦庑殿顶；其他区域的后殿皆为五开间黄琉璃瓦硬山顶，而御书房（景阳宫后殿）、同道堂（咸福宫后殿）则为五开间黄琉璃瓦歇山顶。

古建筑中的屋顶形式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从低到高依次为硬山、悬山、歇山、庑殿顶。紫禁城内，仅有十座宫殿为庑殿顶，分别为太和殿、乾清宫、坤宁宫、体仁阁、弘义阁、奉先殿、皇极殿、英华殿、景阳宫、咸福宫，它们或为举行重大典礼、御门听政、宫中祭神和皇帝大婚洞房之所，或为皇家内家庙，举行大型祭祀活动之地，或为归正后受贺之所，或为重要礼佛之地。景阳宫、咸福宫区建筑规格如此之高，异于东西六宫其他区域，且清代虽然对于景阳宫、咸福宫有过几次修缮，但每次修缮都如前式规制，仍保持其正殿的庑殿顶和后殿的歇山顶，可见这两处宫殿的建筑规制方是皇家所默认的标准形式。

《周礼·天宫·宫人》规定“掌王之六寝之修”。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注“六寝者，路寝一，小寝五。《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视朝，退适路寝听政，使人视大夫，大夫退，然后适小寝适服。’是路寝以治事，小寝以时燕息焉。”历代王朝营建宫殿多参见或依照此宫室制度，并依据地理条件和文化，在此制度上发展和形成各朝宫殿布局。紫禁城内东西六宫为明清皇帝和后妃居住之所，分别为左右各三宫并列，平面布局如卦象中之坤卦，象征皇帝后宫。六宫正如六寝，亦有大寝一，小寝五，东北角景阳宫、西北角咸福宫分别为东、西六宫中路寝（即为正寝，亦名大寝），其余十宫则为燕寝（即为小寝）。

景阳宫、咸福宫作为路寝，其建筑功能明显与东西六宫内其他区域建筑不同。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销档》与《奏案》“为查验钟粹宫因病交出女子情形事折”与“为查验永和宫因病交出女子情形事折”载，东西六宫为后妃居住区，其在咸丰朝的居住情况如下表：

宫殿名称	居住嫔妃及使用情况
钟粹宫	云贵人、慈安皇后
承乾宫	婉贵人、云嫔、琁常在、鑫常在、吉贵人
景仁宫	婉嫔、璹贵人
永和宫	丽贵人、琁贵人、鑫常在
景阳宫	无嫔妃居住
延禧宫	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被火烧毁，未再有嫔妃居住。
咸福宫	无嫔妃居住
长春宫	建筑修缮
启祥宫	建筑修缮
储秀宫	懿贵妃、璹贵人、璷贵人、伊贵人、英嫔、丽贵人
翊坤宫	瑃常在
永寿宫	作为库房

东西六宫内，除景阳宫、咸福宫、被焚毁的延禧宫、作为库房使用的永寿宫和有修缮工程的长春宫、启祥宫外，其他宫殿在咸丰朝均有后妃居住。景阳宫后殿御书房，及其配殿静观斋、古鉴斋，在清代作为皇帝藏书鉴画之所，其功能明显不同于东六宫其他五区。据《清宫述闻》所载，景阳宫在清代为收贮图书之地，后院正殿御书房在乾隆年因藏宋高宗所书《毛诗》及马和之所绘《诗经图》，乾隆御题额曰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学诗堂”，东西六宫年节张挂的《宫训图》原收藏于此，东西配殿也为皇帝贮书藏画之所。所以，御书房、静观斋、古鉴斋作为皇帝读书贮画之所，自然没有妃嫔居住。

咸福宫后殿同道堂在乾隆朝一直作为皇帝收藏名诗书画之处，如咸福宫后殿恭悬高宗纯皇帝御笔匾曰“滋德含嘉”，东室恭悬高宗纯皇帝御笔匾曰“琴德簃”，西室恭悬高宗纯皇帝御笔匾“画禅室”。另外，咸福宫后殿也是皇帝服丧期间苫居之所，嘉庆、道光与咸丰等帝都曾在此为先帝戴孝服丧。如:

是日(壬午)始，一居咸福宫苫次。[4]

庚子，上自咸福宫移居养心殿。[4]

是日(己巳)始，上居咸福宫苫次。[5]

戊辰，上御咸福宫，赐惇亲王绵恺、瑞亲王绵忻、惠郡王绵愉食。[5]

辛卯，上自咸福宫移居养心殿。[5]

辛亥，上诣咸福宫，问皇贵太妃安，恭送皇贵太妃还寿康宫。[6]

咸丰帝在同道堂苫居服丧期满后，因腿脚不便，且在咸福宫已生活习惯，便长期在此居住，直至咸丰十年(1860年)才前往避暑山庄。同道堂的使用功能，朱家溍先生在《咸福宫的使用》一文中，曾做过详细论证。朱家溍先生认为，咸福宫在乾隆朝时期收存名师字画，是作为皇帝偶然起坐的处所，而不是作为妃嫔住所。他还根据同道堂内匾额贴落的情况，推论其在咸丰朝的使用功能。如:

其余全部隔扇心百余幅，是咸丰时代的亲王、大学士、军机大臣，如奕諒、翁心存、朱凤标、许乃谱、贾桢等人写的。从故宫各处墙上的贴落看，有这样的规律: 凡妃嫔们住所，不会出现“奉敕敬书”字样，并且只是南书房的翰林们写的居多，或者是不署款的修书处写字人所写，不会出现亲王、大学士、军机大臣们集合起来写贴落的现象。如果有的话，都是出现在皇帝住地或皇帝、皇太后经常起坐的地点。[7]

此外，杨文概先生在《奕訢并长春宫启祥宫为一宫的前因后果》中也曾推断，由于咸丰帝常年患有严重的腿疾，以至行动不便，故在长春宫处理朝政之时，为方便起见，选择居住于咸福宫后殿同道堂是非常合理的。咸丰帝曾钦赐慈安皇太后“同道堂”，与慈禧皇太后的“御赏”印章，两枚印章一同加盖于廷旨上，旨意方生效。如:

文宗显皇帝升遐时，正值大乱方殷，海宇鼎沸，条约初定，人心未安，经大小臣工叠次吁请大行太皇太后与皇祖妣孝贞显皇后垂帘听政，并曾经祗领文宗显皇帝所赐之御赏同道堂五字图章，钤押廷旨。[8]

可见“同道堂”必为咸丰帝生前居住或办公之地，其自然不会有妃嫔居住。

综合以上对于御书房和同道堂方位，在清代的使用功能，尤其是咸丰朝使用特点的论述，不难看出，清朝历代皇帝对这两处宫殿的使用都是有别于东西六宫其他十个宫区的，即或作为皇帝本人的居所寝宫，或作为收藏字画之地。

二、景阳宫、咸福宫后殿区匾额名使用意译满文的时间

1. 乾隆朝紫禁城内匾额名使用满文规范

紫禁城内的匾额名于顺治初年开始增加满文，乾隆朝曾大范围地规范匾额上的满文。因满文产生时，清廷处于关外旧地，满文匾额中的词汇所反映的皆为关外政治、生活场景。随着清军入关，定都北京，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全国的统治，清王朝积极主动吸收学习先进的汉族文化。同时，政治、经济、军事、生活中的词汇大量地融入到了满语文中。由于没有及时翻译，也为了使用方便，这些词汇在满语文中多表现为音译汉语借词。这一点在紫禁城中的建筑匾额得到了体现。由于后宫为皇帝及后妃居住地，且宫殿名称多沿用明朝旧称，在匾额上直接附以音译满语的现象十分常见。前朝的匾额，因建筑多为颁布政令、举行重大国事活动之地，故其匾额上的满文多为意译满文，以示与建筑功能相符。

据张虹、程大鲲等学者研究，乾隆十四年(1749年)正月二十二日，都虞司为抄送钦定清语“宫”“殿”二词及其用法等事咨盛京佐领中写道，“虽已将gung‘宫’定清语为gurung，diyan‘殿’定清语为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deyen，倘若宫殿上面的字有翻译成清语者，即应写作 gurung deyen；倘若宫殿上面的汉字未翻译成清字，则仍须照旧写作 gung diyan。钦此”[9]。此时，为严肃规范满语使用，乾隆皇帝将满语中大量使用的音译汉语借词“取意译作清文”。同时，对于紫禁城内的建筑名称，乾隆皇帝也钦定了满文译名。如，武英殿在此前采用音译满文 u ing diyan，后改为意译满文 horonggo yangsangga deyen；文华殿在此前采用音译满文 wen hvwa diyan，后改为意译满文 su eldengge deyen。

在乾隆朝满文《钦定大清会典》中，建筑名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紫禁城内建筑匾额上的满文使用音译或意译，取决于该建筑的所在方位和功能。因前朝建筑为国家政治中心，或为社稷政命发布之地，或为大臣办公与出入禁城之所，其建筑匾额多为意译满文，如午门、太和殿、武英殿、东华门等；后寝建筑群为皇帝和后妃的生活区，建筑功能基本只为了满足帝后的日常生活所需，其建筑匾额多为音译满文，如神武门、坤宁宫、承乾宫等地；也有些建筑虽处于后寝区，但并非帝后居所，具有其他功能，如斋宫、奉先殿为皇家内家庙，为了体现其建筑功能和等级，这些建筑匾额的满文亦使用意译。

如此，在乾隆皇帝规范满文匾额后，东西六宫因位于紫禁城后寝区，其内匾额名多为音译满文。而御书房、静观斋、古鉴斋、同道堂同处于东西六宫，其匾额名自然采用音译满文，乾隆九年（1744 年）的奏折，即有御书房的满文名记载，满文译为 ioi šu fang①。

2. 景阳宫、咸福宫后殿匾额名使用意译满文与长春宫修缮工程的关系

匾额的改动，或伴随着建筑修缮进行，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武英殿区修缮完毕，大臣请旨将殿宇匾额一并补齐；或与其他建筑同时更换，如乾隆朝统一规范匾额文字。御书房、静观斋、古鉴斋、同道堂匾额均钤有咸丰帝玺印，而这四座建筑在乾隆朝至咸丰朝也并无修缮工程。可见，御书房等四座建筑上的匾额名应是在咸丰朝将音译满文改为意译满文，并由咸丰帝御笔题写。景阳宫、咸福宫后殿区在咸丰朝并没有修缮工程，其匾额极有可能是与其他宫殿一同更换。查阅这一时期历史档案，笔者发现，长春宫在咸丰朝曾有一次大规模的修缮，并更改了匾额满文译名，景阳宫、咸福宫后殿区满文匾额改动应与长春宫的修缮密切相关。

咸丰九年（1859 年），咸丰帝在国库不充裕的情况下，对长春宫和启祥宫一区大兴土木，将原本作为独立院落的两宫区，连接合并成一个大区，将原有的长春宫门和启祥宫后殿拆除，在其基础上兴建体元殿，这样，将原本独立的两个院落，连接成为一个具有四进院落的宫区，对于这次修缮的详细信息，周苏琴、刘畅均有过详细考证，尤其是国家图书馆藏长春宫修缮图档全面具体地交代了改动细节。但对咸丰帝宫殿格局改变的目的，未有详细考证，如果仍是作为后妃的居住场所，那么，这种格局的改变，远没有之前的布置设计合理，修缮后的长春宫在咸丰朝也未有后妃居住的记录。查阅档案，笔者发现，咸丰帝在修缮后的长春宫内招待蒙古大臣。如御长春宫，赐惠亲王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彭蕴章、穆荫、匡源、杜翰、文祥等食。[6]

若修缮后的长春宫仍作为后妃居住的寝宫，便不应有大臣出入。咸丰帝在修缮完长春宫后，即招大臣筵宴，将此作为商议朝政，接待群臣之地。这次修建也大大地改变了长春宫、启祥宫两区在历史上的建筑功能。由于长春宫紧邻咸福宫，位于其南侧，咸丰帝长期居住在同道堂，其腿脚常年有疾。因此，长春宫是咸丰帝心中最适宜的办公地点。

此时，新长春宫的建筑匾额也同样体现出了建筑功能的改变，长春宫、绥寿殿（长春宫东配殿）、承禧殿（长春宫西配殿）、体元殿在修缮后，由咸丰帝题写匾额，均使用意译满文，且钤有咸丰帝印玺。分别为：长春宫 forgon enteheme obure gurung“季节永恒之宫殿”、绥寿殿 jalafun be elhe deyen“福寿安康之殿”、承禧殿 fengsen be enteheme alire deyen“永受福禄之殿”、体元殿 ikengge be dursulere deyen“宏大体验之殿”。而在嘉庆朝满文《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中，长春宫为音译满文，按照乾隆帝对于紫禁城宫殿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销档》211－293－2，奏报缉获御书房逃逸太监马良发往瓮山折，乾隆九年四月十七日。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内建筑匾额使用满文意译或音译的规律，也不难看出改建后的长春宫，其建筑功能已不再是供嫔妃居住，而是作为皇帝接见朝臣，处理国事的办公场所。

由此可知，咸丰九年(1859年)改建长春宫区时，因长春宫建筑功能发生改变，咸丰帝将其匾额的音译满文，改为意译满文。同时，将当时作为咸丰帝寝宫的同道堂，作藏书赏画之所的御书房及其配殿，因其特殊的、异于东西六宫其他宫殿的特点，也将匾额的音译满文，一同改为意译满文。

景阳宫、咸福宫后殿区匾额于咸丰九年(1859年)改音译满文为意译满文，缘于其建筑功能异于东西六宫内其他宫殿，为清代皇帝赏书藏画和居住之所。具有这样的使用功能，与其所在的宫殿位置有很大关系，景阳宫、咸福宫为东西六宫“路寝”之所在，故决定了其特殊功能。咸丰帝将咸福宫南侧紧邻的长春宫、启祥宫改建为一区，作为接见朝臣、商议国事之宫室。所以，在改建长春宫时，将长春宫前后殿、东西配殿、御书房区、同道堂匾额一同升级为意译满文匾额，以符合这几处宫殿在当时的功能和地位。

参考文献:

[1] 侯仁之. 北京历史地图集[M]. 北京: 北京出版社，1988.

[2] 王士禛. 池北偶谈[M]. 北京: 中华书局，1982: 66.

[3]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M]. 北京: 中华书局，1985.

[4]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M]. 北京: 中华书局，1985.

[5]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M]. 北京: 中华书局，1985.

[6] 清文宗显皇帝实录[M]. 北京: 中华书局，1985.

[7] 朱家溍. 故宫退食录[M]. 北京: 故宫出版社，2014: 313.

[8] 清宣统政纪[M]. 北京: 中华书局，1985.

[9] 张虹，程大鲲. 乾隆朝《钦定新清语》[J]. 满语研究，1995，(2).

The plaques with Manchu names in Jingyang Palace and Xianfu Palace of the Forbidden City

ZHANG Jie

(Architectural Heritage Department, The Palace Museum,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Qing dynasty (1644 – 1911), the Manchu rulers inherited the Forbidden City and replaced the Chinese inscriptions on the plaques with trilingual ones in Manchu, Mongolian, and Chinese. Most of the plaques in today´s Six Eastern Palaces and Six Western Palaces bear inscriptions of the Chinese name and Manchu transliteration, whereas the names of Xianfu Palace and Jingyang Palace were translated in to Manchu, which is a big difference from transliteration Manchu.

Keywords: Building of palace; plague; Manchu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